

明萬曆金陵版《本草綱目》重修本修復述略

提 娜

內容提要：明萬曆金陵版《本草綱目》重修本是近幾年古籍普查中發現的一部《本草綱目》重要版本，發現時損壞情況較為嚴重。本文介紹了該書的基本情況以及我們修復此書的過程和我們對於修復原則、修復方案的思考。

關鍵詞：古籍修復 金陵版 本草綱目 重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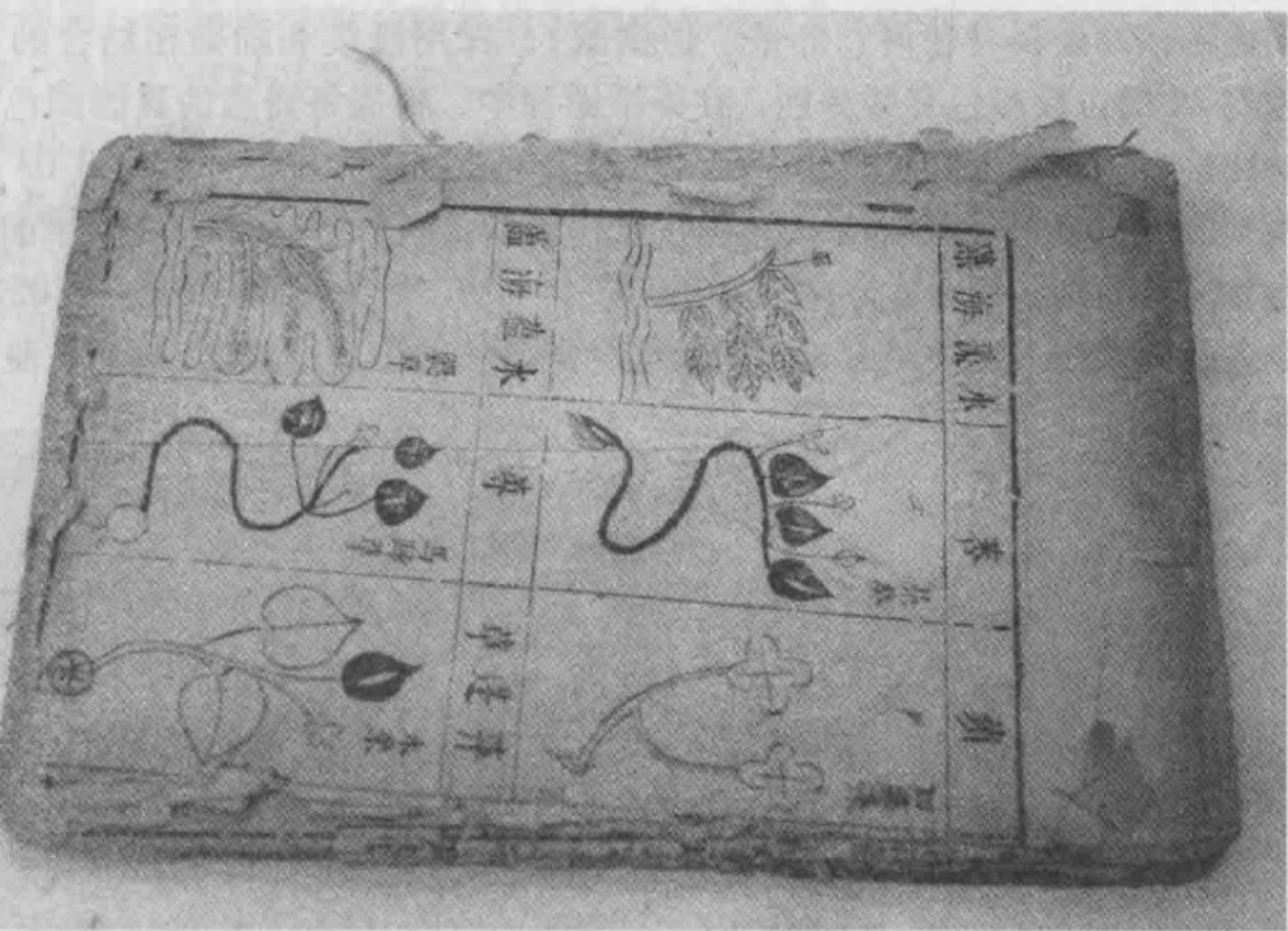
《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收錄了一部洛陽白河書齋藏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龍刻明重修本《本草綱目》，這是《本草綱目》的一個重要版本。近日，我們有幸受委託對這部《本草綱目》進行了修復。

《本草綱目》是我國明代偉大醫藥學家李時珍的傳世之作，是我國古代著作中論述中藥最全面、最豐富、最系統的典籍。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本草綱目》首刻問世，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金陵版《本草綱目》。《本草綱目》歷代刻本衆多，基本可區分為三大傳承系統：1603 年由夏良心、張鼎思刊行於江西的“江西版”；1640 年武林錢蔚起六有堂刊行的“錢蔚起版”；1885 年合肥張氏味古齋刊行的“張紹棠版”。^①而“金陵版”則是這一系列版本的祖本。“金陵版”雖然存在着不圓滿處，卻最能體現李時珍的原意，也是最接近李時珍手稿的，同時還是唯一由李氏家族自編的一個版本，因此成為最早、最權威、最珍貴的版本。

據統計，在此新發現的洛陽白河書齋“金陵本”之前，存世的“金陵版”共 7 部，其中 5 部收藏於國外，國內僅有 2 部，分別收藏於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中國中醫科學院圖書館所藏“金陵版”已於 2008 年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 01798）。此洛陽白河書齋本的發現，使存世較少的“金陵本”又多了一名新成員，實屬難得。洛陽白河書齋“金陵本”也已於 2010 年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名錄號 08384）。

一、“金陵本”的版刻特徵與自然狀況

此明萬曆金陵版《本草綱目》重修本共 25 冊，其中 2 冊為附圖卷；本書開本長 25.5 厘米，寬 16.3 厘米，版框高 20.3 厘米，寬 13.9 厘米；每半葉 12 行，每行 23 字；裝幀形式為四眼綫裝；書葉紙性為竹紙，厚度不一，大約在 0.03—0.04 毫米；書葉顏色為古色。訂書綫為深棕色絲綫。



據此書藏家言，該書乃 2008 年得自河南伏牛山深處一個退休工人，為其“家藏醫書”^②。則此書作為傳家醫書，長期藏於普通人家，沒有很好的保存條件。因此修復前破損較為嚴重。書之天頭、地腳、書腦、書口嚴重磨損，並且整部書酸化嚴重。部分冊次的書皮已缺失，書葉散開，僅保存有部分書綫，多由紙撲訂在一起。雖然書腦磨損嚴重，但原有的四眼綫裝幀形式還能看出。可是訂書綫沒有完整保留下來，祇有部分書葉由書綫訂在一起。

修復前對修復對象的版刻特徵和書品自然狀況進行充分的瞭解是必要的。關於明代萬曆乃至明後期的版刻特徵，前人已經總結了很多。譬如字體採用“方體字”；版式上，版心上方一律白口、單魚尾，版心下方少數有細黑口；紙張一般都用竹紙等諸多特徵^③。結合此部書的自然狀況以及明萬曆年間版刻風格，修復時尤其要注意本書書口版式特徵的保存，以及留意本書用墨情況。如書中有“杜鵑”圖畫之葉有水漬，“杜鵑”圖畫之線條似是遭水變花，因此修復過程中噴水時要加倍注意。

二、確定修復方案及修復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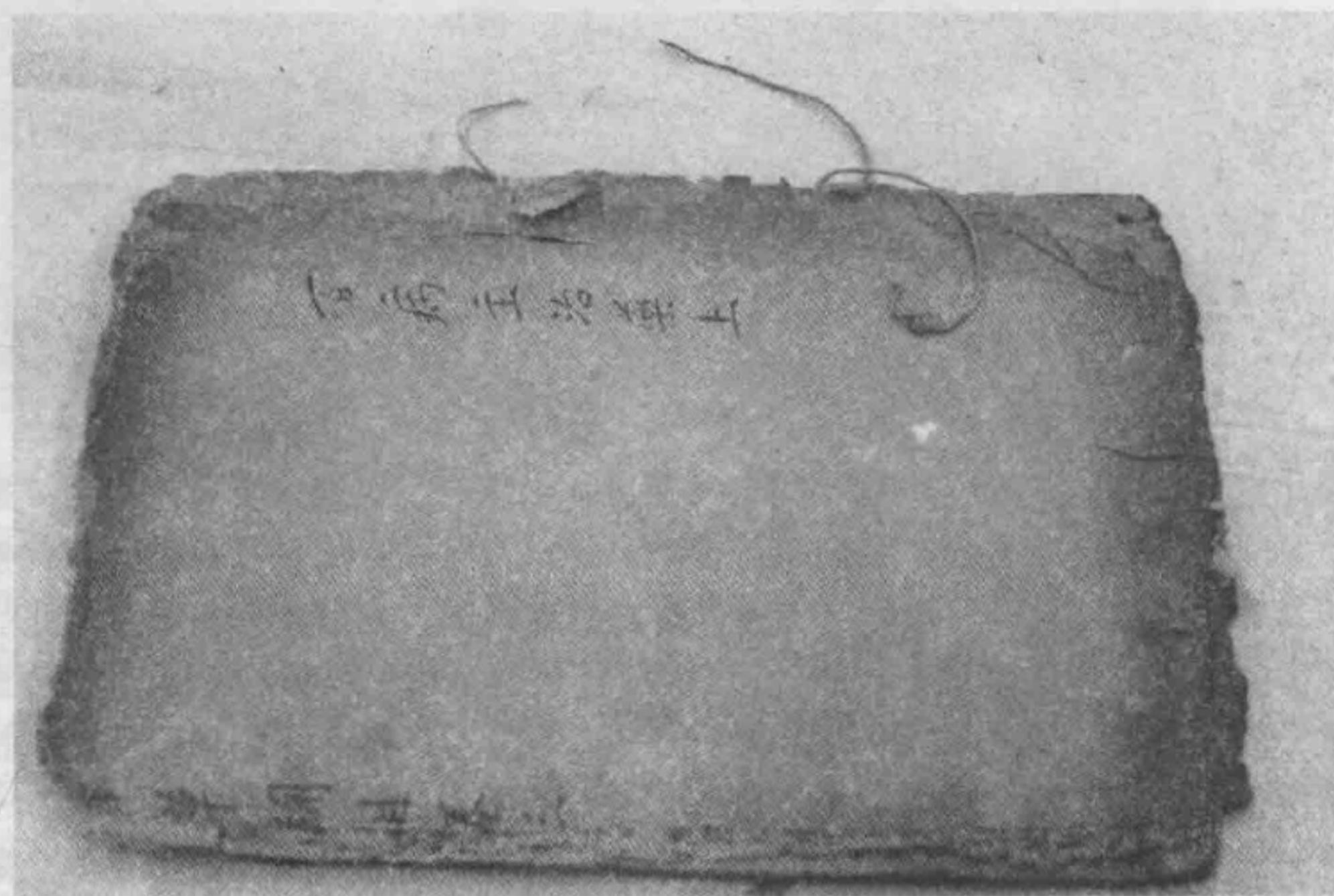
基於對此書的瞭解，根據本書的自然狀況和“整舊如舊”修復原則，我們確定了適合本書的修復方案，並盡可能提前設想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應對方案。

1. 做好修復前的材料準備

該部古籍 25 冊全部破損嚴重，在修復時需要大量補紙、溜口紙。因為舊紙來源有限，多數為日常修書時調換下來的護葉、空白葉和舊襯紙，以及以前修復時截下的天頭、地腳，數量十分有限，且顏色和紙性不能與原書完全一致。因此在準備修復材料

時，為保證書籍的原貌，根據“整舊如舊”的總修復原則，紙張全部採用手工紙，顏色採用經過植物染料（普洱、紅茶、橡樹殼），採用浸染和刷染相結合的方式染製而成。因為25冊古籍顏色有些差別，在染紙過程中，根據每冊書的具體顏色情況，植物染料的比例要相應有所變化。其中在各種紙張的選擇中，挑選厚度為0.03毫米的苦竹紙作為補紙，厚度為0.02毫米的薄桑皮紙作為溜口紙，厚度為0.08毫米的汪六吉五尺單宣為襯紙。染製後的補紙厚度為0.035毫米，溜口紙厚度為0.025–0.027毫米。

在書線的選擇上選擇粗細相當的絲線，經過植物染料的染製，將25冊書籍的絲線完全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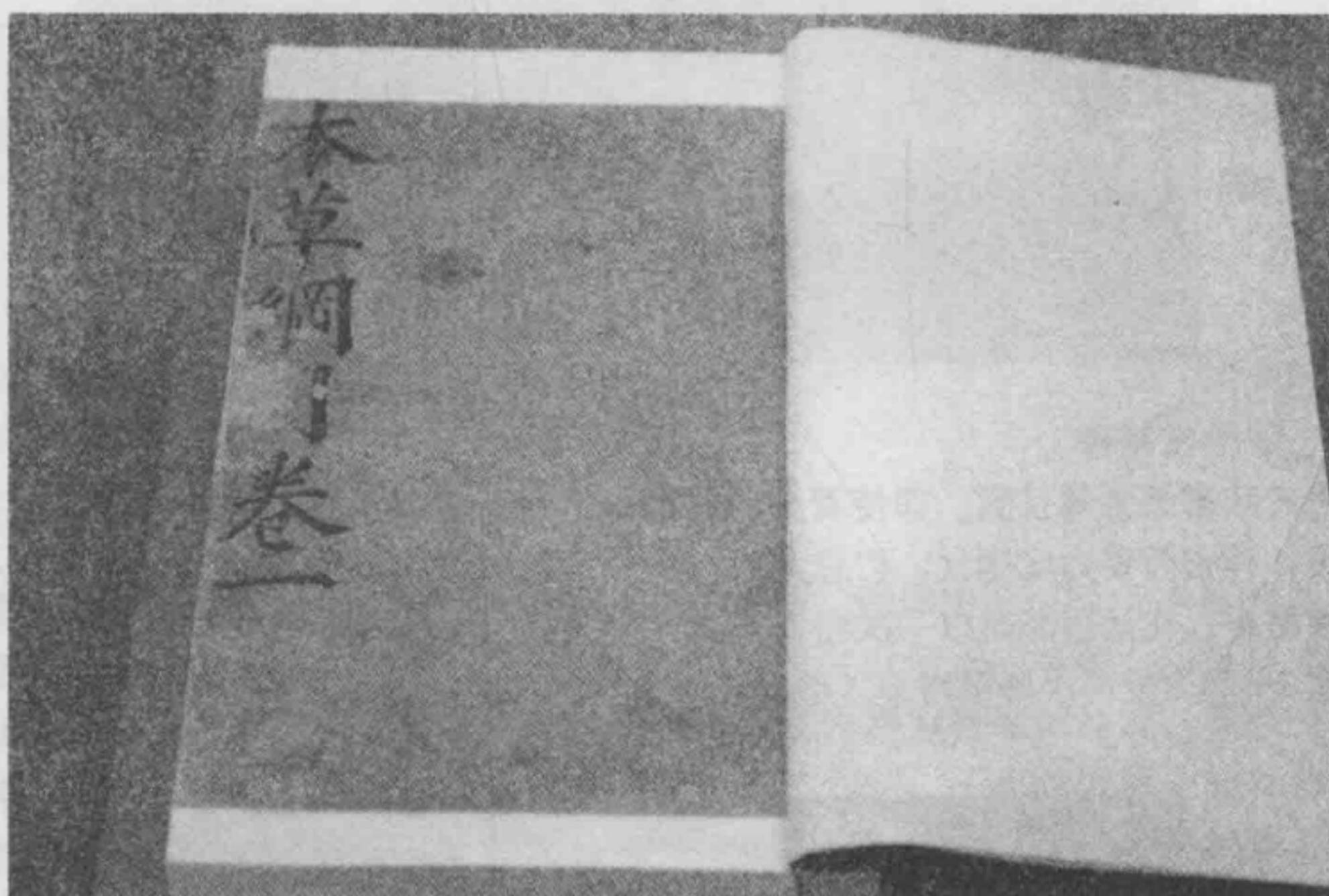
2. 確定書籍裝幀形式為金鑲玉裝

正如朱賽虹老師在《古籍修復技藝》一書中所說，“古籍是一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結合的產物，必然帶有它所在時代的種種特徵。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的古籍，在其印製的過程中，因受到當時當地物質力量、技術水準和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而出現種種差別並體現出各自的風格。”並且“它們（善本）的原始風貌和風格在版本學上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所以，這些方面的差異和風格就成為鑒別版本的重要依據，修復時必須最大限度地保留這些特徵”^④。因此，是否要改變且如何改變該部書籍的裝幀形式成了製定最終修復方案的難點，一直困擾着修復者。衆所周知，金鑲玉裝幀形式以其古樸、莊重的特點深受大眾的喜愛。採用金鑲玉裝幀方式鑲嵌出的古籍極具美感。但不是所有古籍都適合這種形式。由於本部書酸化、焦脆非常嚴重，而且位置大都處在書的四邊，紙張已沒有韌性，書葉也無法進行去酸處理。所以，根據該書的書品情況，本着儘量保護古籍的文字內容和文物價值不受損失的原則，我們最終決定改變書籍的裝幀形式，選擇為金鑲玉裝幀形式。以便把直接暴露在外的書葉四邊鑲在裏

面，從而阻斷了含有二氧化硫等的酸性氣體對書葉四邊的繼續侵害。同時用宣紙襯、鑲在書葉周圍，也間接增加了書葉的柔韌性和強度^⑤，以期長期有效保護該部書的天頭、地腳、書腦、書口以及文字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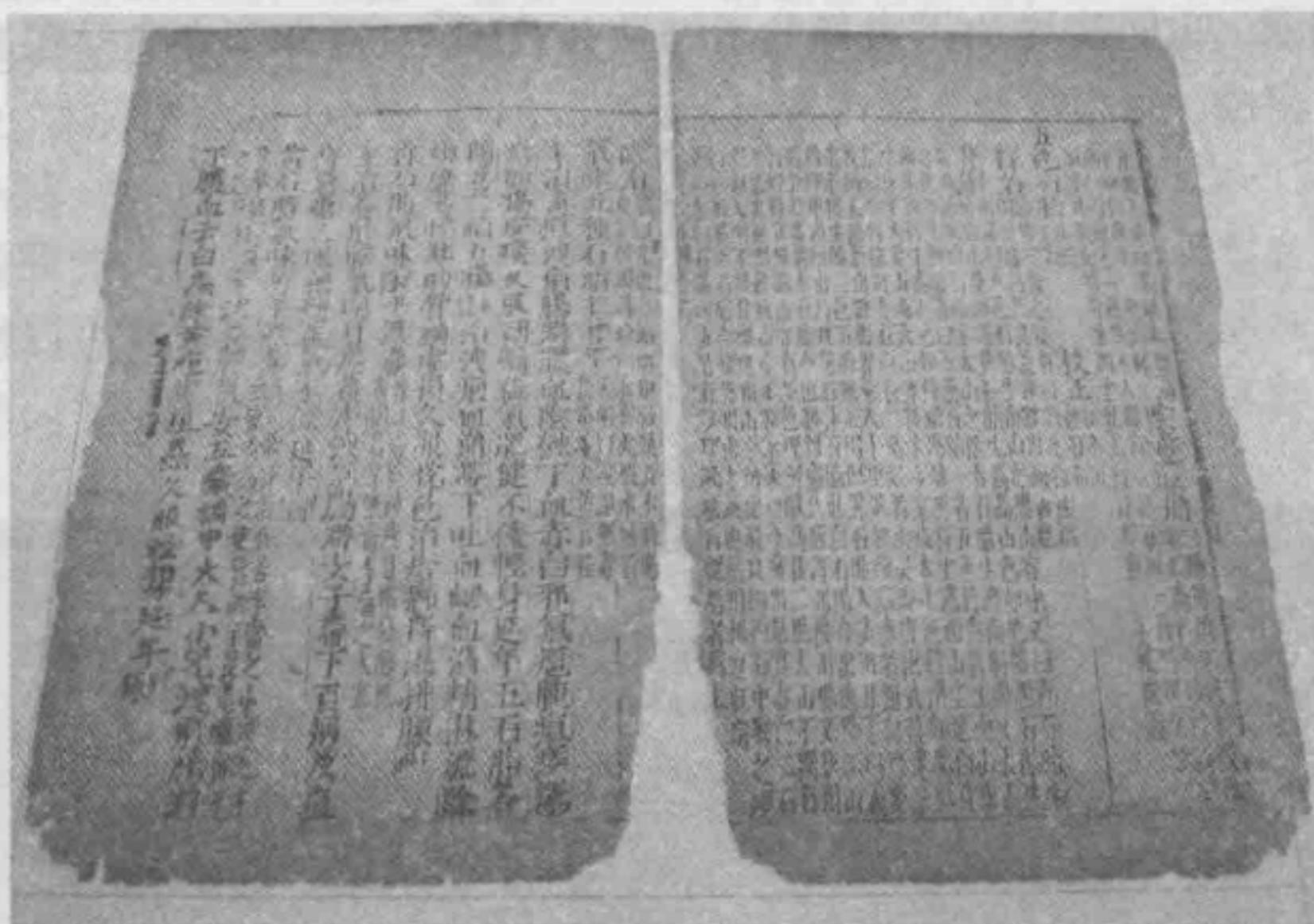
3. 書皮的處理

在改為金鑲玉裝幀形式後，是否保留原有書皮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最後經過討論決定，將原有書皮鑲襯，採用手工紙製成新書皮。這樣處理既可以使修復後的書籍與原書原貌相差不大，又可以統一修復後的金鑲玉裝幀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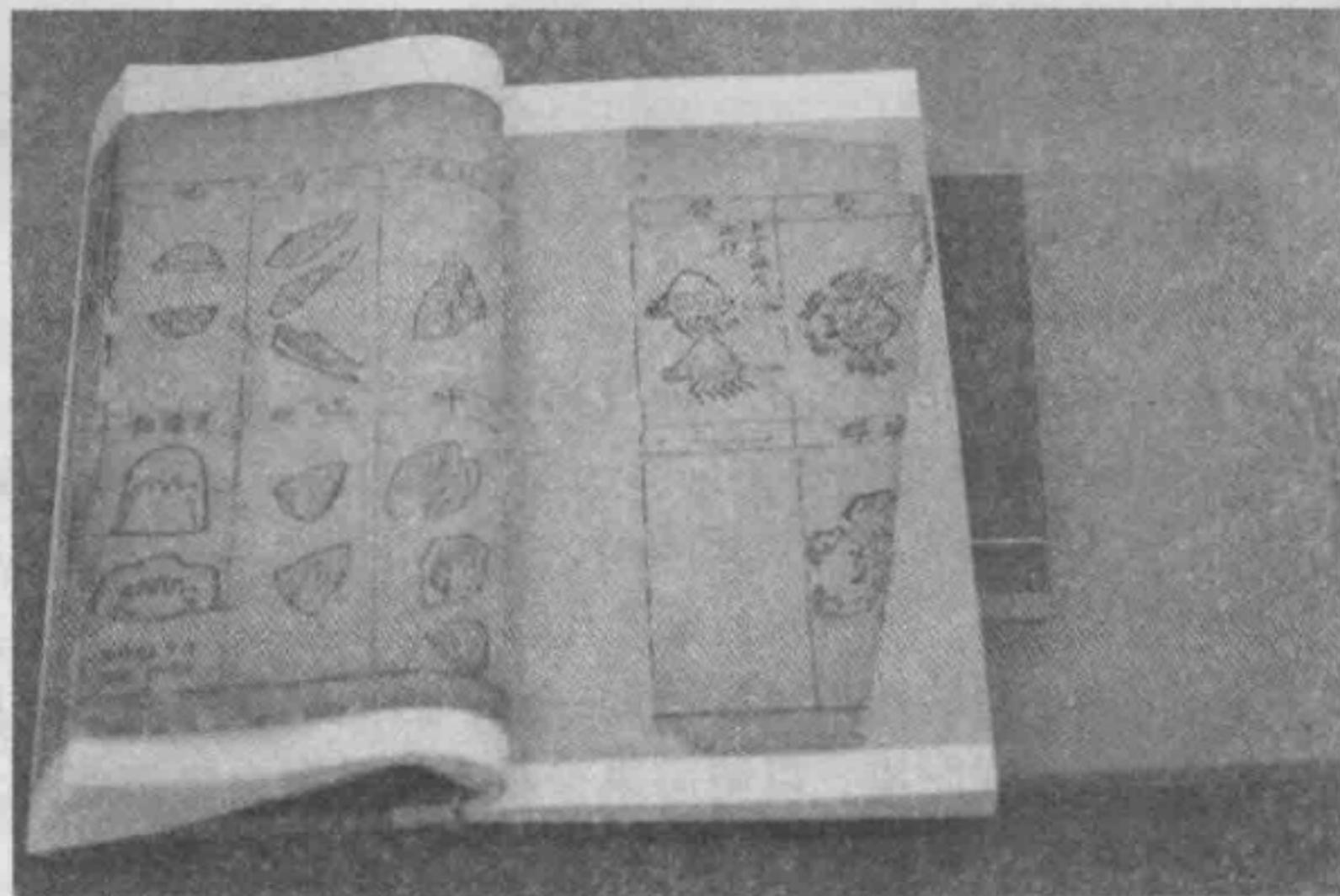
4. 根據制子連接斷開的書口

這部 25 冊書籍的書口幾乎全部開裂，在修復前，需要選擇一張書口有連接的書葉在吸水紙上畫出書葉的大小（俗稱制子。原意為練武舉重的器械。因每具都有規定的重量，故稱制子）。在修復時使每張書葉能有一個具體的尺寸以保證修復後尺寸一致。在具體修復過程中，漿糊稀稠要適度。紙質薄，漿糊不可過稠，漿糊稠容易起皺、僵硬；漿糊過稀，補紙則易脫落。選用的補紙要比書葉薄一點，四周要用毛筆蘸水量濕後用鋸子撕毛，由於這部書籍的破損位置比較一致，因此補紙與書葉相搭的距離不能一樣，要三至五張修復後改變距離，以防將來書籍存放時壓出修復痕跡。連接書口的過程中還要主要保留魚尾等版式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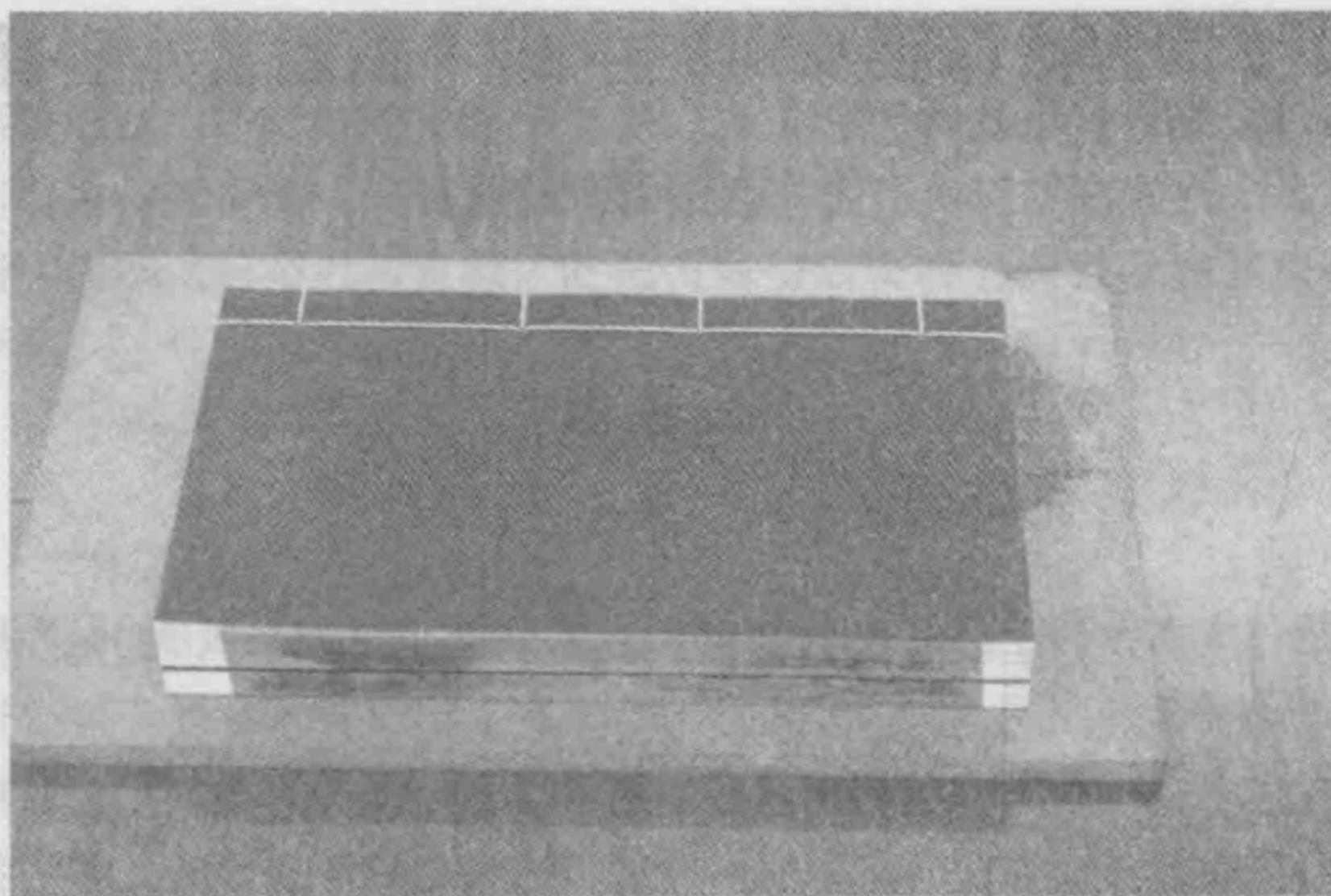
5. 要恰當錘書

由於該書紙張薄且脆，即使看來完整的地方也十分易破碎。這就給錘書的過程帶來難度。錘書時要力度適當，切忌大力，避免將已經修復好的地方再次錘開。全部書籍破損嚴重，在錘書時難以一次將書葉錘平。可每次錘書後，將書用書板夾住，用大理石壓2—3天後再次錘平書葉。這樣往復兩三次，可以完全將書葉錘平。



6. 殘缺處補全

為貫徹文獻修復“整舊如舊”原則和“真實性”原則，在修復過程中，如果遇到丟失半張書葉和文字、圖像缺失的情況，祇用補紙將此處補全，完全忠實地保持文獻原貌。



三、餘論

筆者認為，若今後再次遇到相似書品情況的古籍，應像對待這部《本草綱目》一樣，不應一味地堅持“修舊如舊”原則，應以在保留文獻信息的基礎上，為其“延年益壽”為指導原則，同時利用現代影像技術手段記錄古籍原有裝幀情況，不斷完善現有修復檔案的內容和形式。建議在今後的修復檔案製作時，不應祇用單一的表格形式簡單介紹古籍修復的各項情況，在每次修復完成後，應由修復人員用文字記錄下修復心得和要點、難點以及注意事項，同時配以圖片甚至是視頻資料記錄修復過程以備其他修復人員遇到同樣問題可以借鑒，使古籍修復工作不斷“與時俱進”，使得古籍魅力得以再次展現。

科學的修復方案是修復成功的保證。在修復此書的過程中，嚴格貫徹上述修復方案，很好地實現了預期目標，不僅使這部《本草綱目》得到了更好的保護，也使這部稀世古籍再次煥發出應有的風採，體現出古籍修復“化腐朽為神奇”的魅力。

注釋：

- ①馬繼興、胡乃長：《〈本草綱目〉版本的考察》，錢超塵主編：見《李時珍研究集成》，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年。
- ②《中國文化報》2003年1月5日第8版“民間藏品勝國寶——記古籍收藏家晁會元”。
- ③黃永年：《古文獻學四講》，鷺江出版社，2003年，187—188頁。
- ④朱賽虹：《古籍修復技藝》，文物出版社，2001年，178頁。
- ⑤朱振彬：《關於古籍的“金鑲玉”裝幘》，《文津流觴》2006年11月。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